



迷雾

(小说)

□余涛

我要说一个转变的故事,你应该没听过。

事情要从我同学苏醒说起,她是坐在窗边的无名小姐,毕业后大家几乎忘记了她的名字。如今,她成为朋友圈霸屏风景,我们被她生机勃勃的生活所吸引,当大家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去激情,都在内卷与躺平中挣扎时,她却越来越自在,从云南到西藏,从西贡到吴哥窟都留下了足迹。我羡慕她,甚至还夹着一丝嫉妒,我想像她那样不为生计所烦恼,带着些许疑问,我们约在巷子里的咖啡屋见面。

我不懂咖啡,小野丽莎的爵士乐弥漫着慵懒的情调。苏醒拉出橡木凳坐下,她的嘴唇抹着淡粉色的唇彩,耳边晃动的大耳环格外醒目。咖啡师将两杯手冲咖啡放在桌子上,碟子上放着糖和奶球。

“这家咖啡用的是正宗的阿拉比卡深烘焙豆。”苏醒说。
我摇摇头表示对咖啡一无所知。
“市面上许多意大利咖啡豆,其实是云南豆。”苏醒将糖放进咖啡,用匙拌了下,“假豆透着一股酸臭味。”
“连喝咖啡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我说。

她拿出手机,向我展示一张张照片。她穿着冲锋衣站在一座光秃秃的栗色山顶上,胸前挂着一台单反,模样就像一个摄影师,远处有一排像贝壳的射电望远镜。
“这是哪?”我问。
“Mauna Kea。”苏醒说。
我大脑中飞速地搜索着这个单词。
“是大岛的冒纳基,太平洋上海拔最高的火山。”
“在哪? 没听过。”我摇摇头。
“夏威夷群岛,海拔4800米,山底是热带,山顶却像是寒带。”
她翻动着照片,有的是站在翻滚着白色泡沫的海边,有的是和一群脸上涂着颜料的波利尼西亚人合影。
“这些年你变化真大。”我说。
“以前我和你一样的。”她拿起咖啡杯啜了口。

“和我一样?”我说,“你去了这么多地方了,看遍风景,尝尽美食。我哪也没去,鸡零狗碎的生活,每天都在总结、报表,PPT,卑微得像一只蜗牛……”
“其实,”苏醒停顿了一会儿,“要看你愿不愿意改变思维方式。”
“你是如何改变的?”我问。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眼神中闪烁着光芒。她继续和我说着冒纳基的事。
“大岛属于夏威夷,要从檀香山乘坐一种小型飞机过去。大岛的机场很小,和国内公交站一样大,整座岛屿人烟稀少,和荒岛没什么两样。我从AL-AMO租了一辆四驱的牧马人。我的行程是从希洛镇出发,穿过火山脚下的一片热带雨林。”
我佩服苏醒的勇气,她是那种敢做敢当的人。这些年她的谈吐与眼神都透着独立与自信,而我却无可救药地成为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年大姐。

“沿途的雨林十分茂密,树枝刮在牧马人上发出尖锐的声响。你知道我们看见了什么?”
“什么?”
“一大群黑色的野猪。”
“野猪?”
“是的,几头大野猪后面跟着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它们不伤人,只会用突出的鼻子拱出土豆和芋头。波利尼西亚人说这些野猪是从家猪变的。十九世纪欧洲人把家猪带到了夏威夷,家猪跑到野外,逐渐就变成野猪。”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鲜事。”我说。
“野猪经过后,我下了车,从拱出的泥土中捡到了一块石头。”
“什么石头?”
苏醒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一种黑色多孔的火山石,凹凸不平的表面就像一块陨石。
“火山喷发后会喷出岩浆,冷却后就会变成这样的石头。”苏醒将手机上的照片放大说,“像不像一个人脸?”
“真像,眼窝和鼻子都清晰可见,只是努着嘴,表情像很生气。”我说。
“这种石头不吉利,捡回去会遭遇霉运。”

“你真走了霉运?”我说。
“那时候并不知情,”她继续说,“我顺着冒纳基的山脚往山上开,路面是砂石路,沿途的风貌从热带雨林到草原又成了苔原,气温也降到℃。很难想象这里地处赤道,居然会℃以下。我把T恤换成冲锋衣。山脚下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上了山,手机只能看时间。”
“此时,山上忽然起了很厚的浓雾。这应该是太平洋的水汽的作用。我继续向前开,车速很慢。窗外的树木形状奇特,像魔鬼在跳舞。我想起波利尼西亚人说几个日本游客在这里遇到浓雾迷路,后来汽油耗尽冻死的事,不觉害怕起来。”
被她一说,我感到背脊发凉,脚趾都勾了起来。
“那时已经有高原反应了,我去过拉萨,3500米的海拔头都没那么疼,我知道这里的海拔一定是4000米以上。我控制着自己不睡着,将汽车音乐开到最大,可是大脑还是不听使唤,眼皮不自觉地打架。”

“人在那样的情形下能保持头脑清醒真不容易。”我说。
“这时天空下起了雨,准确说是暴风雨,大雨倾盆如注,仿佛整个太平洋的水都倒灌在山上。我既担心山体滑坡,又担心开下悬崖,那时我想着只要能活着,哪怕失去所有财产也愿意。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我已经睡着了,好像回到了童年,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上学时的事,像电影似的在大脑中回放,我感觉自己醒来应该是在家中的床上而不是在太平洋的荒岛。”
“后来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我忽然想起裤袋里有个小瓶子,是在山下波利尼西亚人村中得到的鲁鲁莉精油,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涂抹在太阳穴上。”
“清醒点了吗?”我说。
“注意力确实集中了些。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全身心都集中在方向盘上。当心无旁骛时,感觉一下变灵敏了,我将车速控制在15码,听着刮雨器来回摩擦和雨点拍打引擎盖的声响,感受着

车轮一寸一寸碾过石子。”
“后来呢?”
“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看见路的尽头是铅灰色的阴影。”
“那是什么?”
“过了一会,汽车穿过浓雾。我才知道那是什么,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景。湛蓝色的天空下是一座巨大的栗色火山,山坡就像火星的表面,山的阴影呈现几何的图案,那是冒纳基火山,波利尼西亚人口中的圣山,太平洋的最高峰。”

苏醒颤抖着说完她的故事后,我的心绪依然飘扬在太平洋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转折的时刻,一棵菩提树,一次灵修,一场大病。她的转折无疑是那次登山,这对我有某种深深的感召,我也要体会她那样的心灵之旅。
心绪平静下来,我依然疑惑,我是个过于实际的人,实际得有些俗气,连实现理想都精打细算。我说:“这次旅程花费不菲吧? 我需要筹集旅费,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用她那挂着卡地亚手链优雅的手从包包中取出了一个小瓶子,里边装着透明的液体,她说:“是鲁鲁莉帮助我走出浓雾。”
我好奇地看着这个棕色小瓶子。
“它由热带植物和薰衣草萃取而成,”她继续说,“不仅能提高注意力,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说完她滴了一滴在我手上,我的手上感到一丝冰凉。

我摇摇头说:“我对精油不感兴趣。”
“鲁鲁莉还有改善睡眠,调理肠胃、治疗头痛痛经的功能。”
“我的肠胃很好,也没有头疼。”
“但是你可以考虑做点副业,否则怎么能实现财务自由呢?”苏醒说,“我是鲁鲁莉精油的代理,一级专业讲师。”
我呆呆地看着她,手臂上的鲁鲁莉产生了作用。我的谜团消散了,我起身离开咖啡屋,她也跟了出来,我头也没回地跳上了公交车。事后,我为莽撞表示抱歉,出于同窗多年,不妨帮她吆喝一句,鲁鲁莉只在朋友圈卖。

映衬,栖霞山的红叶,韵味无限。到民国时,“栖霞赏红叶”成为文人的风雅,也成为普通市民秋游的首选。
1933年深秋,著名历史学家朱偰游历栖霞山,留下诗句:折得霜枝赠阿娇,暗抬星眼谢王乔。昔人争传题红叶,流水何曾过御桥。纤手殷勤绣带招,满山红叶女郎樵……1934年12月15日的上海《申报》载:“自本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五十天时间内,仅由京沪铁路京丹段,前往栖霞山观赏红叶游客已达九千人……”在交通不发达的80多年前,大批游客乘坐缓慢的列车赴栖霞赏秋,足见当时,“秋栖霞”已享有极高的盛誉。
又是一年秋,南京人开始互相打听,问住在栖霞区的朋友:“叶子红了吗?”观赏这些红影闪烁、高低掩映的枫叶,再读上几段关于栖霞丹枫的诗词,该是多么幸福的秋天啊!

生。我们的心境会随着年龄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而品尝到人生种种不同的况味,其实也是精神上的一种丰收。
临完《秋声赋》,我很想让作品与梧桐落叶合张影,那样,将更有“鏐鏐铮铮”之秋声的意境吧。不过,霜降之时,梧桐落叶尚不够多,形不成大的规模,于是我带着作品去到栾树之下。霜降之时的栾树美极了。一棵树的颜色就是一整个秋天。绿色的叶子,粉红色的果子,黄色的花。秋风拂过,天空飘起“黄金雨”,树下一地细碎金黄。就让落花撒在《秋声赋》上吧,在油画般浓郁的秋景里驻足欣赏,深深感悟:秋有秋的美,秋有秋的味。四季轮转,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好。



南京眼(外二首)

□南方寺

被江水摇曳的散步的桥
在天空中打量飞翔的幸福
江心洲的遥远与神秘消失了
江水持续的激情让过客拧巴
的心胸有了澎湃之声

你的名字把一座城高高举起
古老的文明沿江绵延跌宕
斑驳的历史驶入现代舞步
稍作停留吧! 看一眼大好江色
快与慢有序入诗
高与低起伏若梦
潮起日落,在你眼里

岁月如江水日夜奔流
十年厮守在江,惊涛拍岸如常
古往今来汇聚成歌谣拂面
欣喜或伤痛皆一拍而过
唯有你,始终如一诉说川流不息

——青奥会是一场盛宴
你是最靚的眼

◎秦淮河边的秋天
没有谁像我一样惦记
秦淮河边的秋天
野草与河水浅吟低唱
飞鸟与鱼儿互为镜子
诗人与天空痴言呓语
千年的摇橹与河水同在
自由与爱是飞翔的雨滴

秦淮河边的秋天在我的语境
里奔赴季节变换
匆忙的河水不可能为我
驻足一个秋天
在秦淮河边,我的诗歌是任性
的孩子

种星星的院子(组诗)

□余樾

◎月圆记
书架上,古人的小册子正睁着眼睛
我不知道它的失眠
是在等待什么
我的日历本,翻到了
农历的八月十四
异乡的城市,已经灯火阑珊

我内心的黑暗,和天空的云朵一起
跑得飞快。像是要朝着
那一段旧时光追去
直至我相信
月亮也是住在风里的

跟随她的几片云朵
各自扛着旗帜
朝着我的眼睛里
布满乡愁
我仰起头看她的时候
她正低下头,仔细打量着我

天空没有舒展眉头
因为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月亮很快就向我展现
另一张面孔
像夜漆黑一团,而乌云
像是风的一处败笔

我捡起,她撕下的时光碎片
有一些是不愿拼接的记忆
梦要回家,先让月亮
回到空气的房间
在睡眠之前,我在秋天的窗户
别上了万颗星辰

◎秋天
秋天已经开始覆盖屋顶
风带着黄叶靠近
她的界线,始终满载繁茂和美
我找不到她的缺口

找不到鸟儿失声的树木
周围的暮霭,或者轻轻覆盖的
在瓦楞浅白的薄霜
任何飘零,仿佛都盛满了月光

我只看到,一片一片的落叶
在我来时的路上
留下了小小的影子
那些转瞬即逝的亮光和黑斑
都朝着大海奔去

◎黄叶村
我好像看见一个人
他在吉他里等我
G大调,递出满地黄叶
另一个世界的秋天已经到来

把所有的爱描绘成秋天
把秋天浓缩成一滴水的温柔

我仰卧的那片草地陷入沉思
当大雨来临那个纹丝不动的人

迷恋河流的人
迷恋云朵的人
在天空建造小镇的人
距离康德的小镇并不遥远

当风霜满地
美好正在发生
希望、睡眠和微笑
接力驱赶河水的辛劳

◎江豚广场
一位诗人的好奇穿越丛林
绕过断了几次的小径发现你
物人稀落却有惊艳之境
隔壁是鱼嘴,人声鼎沸
中间的秦淮河沉醉于江水的胸怀

一水之隔两个景象
喧闹与清幽同在
繁华与空旷相邻
请给我一张画纸和笔
江面之上,江豚即将出挑

与江水更亲
与自然更近
爱情与离愁
也会悄然靠近

日出大江红
日落霞光存
两岸本无声
诗人在江豚

天空中
默不作声的月亮
它在清扫蔚蓝的街道
穿透大气层中,金色的光线

一根根温柔而颤抖的琴弦
在低八度音程里沉浮
那是我启弦《斯卡保罗集市》吗
我期待你买回一把,鼠尾草和迷迭香

晶莹剔透的眼泪
汇聚在敏感而谨慎的海洋
还要经过几道弯,才能抵达那黄叶
飘荡的走廊

我会带上浅浅的伤感
登上星星的阶梯
顺着一条熟悉的街道
回到黄叶村
只有我的那间谦卑的小屋

◎雨
雨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敲打着窗台
粗鲁与细腻混同在一起的声音
像旧时代的母语
我努力寻找最贴切的那一面
只是雨下得太大
这个世界并不清晰

雨像一个个透明的字母
从最高处,一直往下掉的感觉
我张嘴念着
在一本字典里查到
这样的字母组合
有些生涩和隐藏的生命元素

雨水如连珠炮一般
我从它们的表达中,知道了一些什么

秋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从人间蒸发的雨珠
在结构复杂的大气层里
找到了,突发内心的愧疚

◎种星星的院子
我不告诉你将星星种在什么地方
因为今天有风
我和你说的悄悄话
秋天知道

界别于你的草胎木质
我等待,花的话语
叶子的语言
还有星星的语言
都会顺着梦的紫藤
飘下来

栖霞丹枫又一秋(散文)

□关立蓉

春游牛首,秋游栖霞,这是老南京人的传统。游牛首,是春天的乐事;游栖霞,为秋天的枫叶。

栖霞山,原称为摄山,古时因盛产甘草、野参、当归等养生滋补的药材,“摄生”而闻名。南朝时,一位叫明僧绍的隐士来到这里,但见山深林茂,泉清石峻。俯瞰山川,澄江如练,阡陌纵横。于是在这里修建住所,取名“栖霞精舍”。后来明僧绍请来和尚好友法度,将“栖霞精舍”改名为“栖霞寺”,沿用至今。

历史上曾到访过栖霞山的名人首推秦始皇。始皇登临摄山纵目,并埋双璧以祭告天地,更敕李斯篆文立石,以明示天下,此次登临非一般巡视大江,有混一宇内,巡狩藩疆,横绝六合,雄视千古之意。实乃天地之悠悠,旷世之盛事。

明永乐、万历两位皇帝南巡,在栖霞山流连忘返。留都官员见皇帝沉醉栖霞旖旎风景,遂破土动工,在寺庙后面建行宫。清乾隆帝五次驻跸栖霞行宫,还留下了“第一金陵明秀山”的金字招牌。只可惜乾隆每次都是春天驾临,无缘观赏枫叶。

栖霞赏红叶的习俗始于何时? 据史学专家考证,应该是从清初开始。清词大家朱彝尊于某年深秋,与亲友登栖霞山,写下“槭槭霜叶鸣”的句子,说明那时栖霞山已广植枫树。孔尚任曾赴栖霞,拜访隐居在白云庵的道士张瑶星,他肯定看到了“槭槭霜叶鸣”的情景。《桃花扇》的最后一出是《余韵》,曲终奏雅《哀江南》,“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他肯定看到了“槭槭霜叶鸣”所描,应该就是栖霞山的枫叶。《桃花扇》的故事名闻遐迩,扩大了栖霞山及其红叶的知名度。

乾隆时代的江宁人王友亮撰有组诗《金陵杂咏》,其中《摄山》中有这样的诗句:药苗春涧香生雨,枫叶秋林烧入云。几度支筇吟未足,只今清梦尚殷勤。可见当时山上枫林已经颇具规模。秋时赴栖霞山看红叶,已是约定俗成。差不多同时,袁枚的随园女弟子骆绮兰写道:尘梦尽销黄叶雨,仙楼都拥赤城霞……好煞秋光惟薄暮,石栏倚过夕阳斜。告诉世人,她来栖霞山就是为了看红叶,为王友亮的说法提供了“现场见证”。在众多登山赏红叶的游客中,女诗人与王友亮,曾否擦肩而过?

乾隆的臣下、两江总督尹继善,有文采盛名。某年秋天,他和袁枚同游栖霞,写道:共爱枫林霜叶晚,终输春暖碧桃红。之后两人又同游栖霞,畅快挥毫:朱履却宜枫叶老,青峰岂厌鬓毛斑。名家的示范,经典的吟咏,桃花的

年。彼时,欧阳修身居高位,然有感于宦海沉浮,故以“秋声”为引子,通过描写草木被风摧残的悲凉,来感叹人生之不易。这是一篇融写景、抒情、记事、议论为一体的文赋典范,因而成为历代书法家喜欢抄写的文章之一。

我临摹的是赵孟頫抄写的《秋声赋》。赵孟頫临此赋时同样已届晚年,其时正隐居杭州,虽与当地诸多文士往来自得其乐,不过时值元朝初期,不被异族蒙古朝廷接纳,心中也多有阴郁之感。从年代上来讲,赵孟頫比欧阳修晚生两百多年。从心情上来说,两人书写《秋声赋》时恐有千古同慨之感,也许人类的某些悲喜跨越时间空间可以相通。

秋天的台风仿佛狼嚎,尤其身居高楼,每遇台风,只要门窗尚留一条缝,整个屋子便被呜呜呜的巨大啸声笼罩了。台风总与暴雨相携。说不心慌是假的。每遇此时,常常担心外出工作的家人路上是否堵车? 鞋子会不会被雨浸湿? 走路滑不滑? ……种种胡思乱想充斥脑袋,必须找点凡事做,转移一下注意力,方可将白天安度到晚上,直至所有家人安全抵家。
习字以来,拓展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新途径——临摹字帖。今秋台风来袭时,我便摊开毛毡,铺好宣纸,备好笔墨,一字一字认真临摹起《秋声赋》。
《秋声赋》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辞赋作品,作于欧阳修五十三岁那